

# 水山情

第七期

發行人：東吳大學登山社  
指導老師：曾國強  
OB會長：黃騰遠  
社長：楊鴻駿  
電腦處理：鄭雅倫、陳菲、普力錫  
編輯：邱怡瑾、鄭雅倫、林振輝  
通訊地址：台北郵政86-4信箱  
電話：校本部 881-9471 轉 7436  
城區部 311-1531 轉 4105

## 社長的話

鴻駿

往昔般的衝勁十足。的確，這種問題，正是今日山社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挑戰。

山社，這個年紀比我大得許多的社團。從草創時期純在北郊山群的單日活動，一步一步發展至今。二十七個年頭的日子裏，台灣百岳早已印滿了山社的足跡，二千公尺左右的中型山區亦留下了不少屬於我們的砍痕。早些年前的奇萊五路會師、雪山六路會師，到最近的嘉明湖六路會師、中級山區的開發與首通，以及烏來環鄉的嘗試……等。無一不是山社多年努力經營與團結互助，才能有花開並蒂的結果。然而緬懷於過去的諸多成就和虛榮中，不禁讓人更加體驗到現在的我們似乎缺少了某種共有的滿足和笑容，常有人感傷的覺得，現在的山社不僅社員大不如前，活動力不如過去的強盛，甚至就連代表山社中心的領隊群及嚮導群也不如

的白雲綠草，或是喜歡臨空搖曳，飛簷走壁，都能在這兒——東吳山社找到一份共同的滿足和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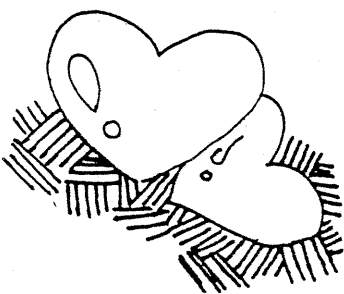
對於山社的未來，我沒有像「台大山社」開發山區的強烈企圖心，也缺乏像「中興法商」企圖完成大魯閣環走的旺盛鬥志。而我最大的希望和心願是能營造出一種社團的整體氣氛——我們是山社的一員，東吳山社是我們永遠的家。在這裏，不管妳是區部亦或本部，你是領隊或是菜鳥加「肉腳」，我們都是一群因愛山而相知相惜的好兄弟，因為唯有有人，山社才有生命，也唯有有人，山社才能有意義。

伍元和

是山社多年努力經營與團結互助，才能有花開並蒂的結果。然而緬懷於過去的諸多成就和虛榮中，不禁讓人更加體驗到現在的我們似乎缺少了某種共有的滿足和笑容，常有人感傷的覺得，現在的山社不僅社員大不如前，活動力不如過去的強盛，甚至就連代表山社中心的領隊群及嚮導群也不如

## 薪柴的常識

### 與鋸木劈柴



右。尤其處在濃霧不開，罕見晴日的氣候下，或者在冰天雪地裏，一支隊伍起碼應備有二個火源，一供煮飯，一供烤火之用。

生火有許多種方法，但都是利用物質氧化的原理。前人多所陳述，在此不再贅言。僅就生火和炊事的基本材料，木材加以探討。本文共可分二大部份：一為關於選擇薪柴的常識，另一為鋸木劈柴的工作。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隨便砍活樹枝，濫砍活樹枝不僅是法律所不容，也會破壞大自然的風景，更有損登山者的風度。

在野外檢拾薪柴時，需考慮到三點：

- 一、應檢拾地面上的枯死木。
- 二、薪柴儘量小到用手可以折斷。
- 三、若地表枯倒木已不多，應避免使用。

硬木的木質則較緻密，不易著火，一旦燒起來，就能維持很久，且能保持一定的火勢，並可做成燃料用的燃火柴。樺、槲、櫟等均屬之。

整理收集起來的薪柴，是蠻費力又費時的差事。劈柴通常是用斧頭、鋸，也有用斧頭劈開。檜木紋理直，多是劈開的，但較小的樹枝或已劈開的幹材，不需用斧頭，就用柴刀砍。小柴嵌在刀山，然後齊舉起往地上猛力擊下，多半要連擊數下才能劈開。劈開的柴就堆集在地布下或火堆邊備用，用完了就得再劈。

柴也有好壞壞柴之分，好柴乾燥易燃無煙；但如果採到濕柴雜木，燒時就苦了，常煉得人眼淚直流，柴薪尾端露在火堆外面的，也會吱吱冒著水泡，不容易燒著的還要吹氣助燃。此外還得經常注意柴燃，柴燃短了得繼續將柴尾推進火中央，燒完了便補添新柴。

最後，最重要的是將營火痕跡消除，並將灰爐撒散在遠離營地的地方，然後在火燒的跡地鋪上土壤與落葉枯枝等有機物，這樣做的原因是將自然環境保留原狀或更佳狀態，以確保後代子孫也能享用今日的山水勝景。

參考資料：

- 1、台灣登山百科全書
- 2、宜蘭文獻(四)：太平山開發系列報導(四)
- 3、中華山岳(23)卷(四)：淺談七種低衝擊野外遊憩技巧
- 4、安山英雄——最新登山學
- 5、貝登堡——童子軍手冊
- 6、求生手冊

# 山難與 領隊刑責

陳淵燦

昭和五十二年（民國十六年，譯註）三月三十日，東京都立航空工業專科學校登山社的一支十人隊伍，於中央阿爾卑斯駒岳下山途中，在將基頭山和陡坡頂端之間，亦即距伊那側山腰的稜線約一百公尺森林邊沿處的開闢地區正在斷時，遭遇雪崩，發生七人死亡的慘重山難。

遺族們雖然將校方列為訴追刑責對象，惟始終以「靜候以科學方式釋明山難原因後再行處理」為由而不得要領。當初雖曾以教師的「業務上過失致死傷罪」而一度在刑事單位引起爭議，結果卻在三年後的五月廿五日，以不起訴處分了結。其後將繫爭之地移至民庭，次年三月被告聲明「願由刑庭勸導和解法案」，卻遭原告拒絕。

昭和五十九年（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廿六日東京地方法院以「引起山難的下山行動，應基於安全理由下的判斷而為，雖然其路線富含雪崩危險，惟尚不足以認定領隊有過失責任」為由，駁回民事賠償之訴。（以上

譯自三石絃遺稿「鳥渡」一書第二三二頁例三及一九八一年五月號「岳人」第四十四頁）。最近本案終於有下落。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信濃每日新聞（長野縣地方報——譯註）報導：遭受喪子之痛的角三郎，向東京都政府請求約八十萬元（日幣）的國家賠償。對此訴求，東京高等法院（森網郎裁判長）於十七日上午認為：「領隊老師急於確保安全義務，帶隊強行在具有雪崩危險的路線下山」，而撤銷了一審駁回原告請求賠償之判決，改判應由東京都政府償約六千四百八十萬元，宣示原告勝訴。

判決書上對於學校登山，應較之一般登山要求多一層慎重考量。對於帶隊老師的責任，在校方山難案件中的還是第一次有了這樣明確的判定。

據一審判決，屬於該校登山社之員的角館弘英（當時十八歲）與同校三年級學生，由擔任顧問的兩位老師帶領，在五十二年三月廿七以五天四夜的行程，走向中央阿爾卑斯的駒岳。因遇天氣轉壞，變更行程開始下山，卻在一小時後於將基頭遇上雪崩。

角館夫妻指控：「既無須緊急下山，又選擇具有高度雪崩危險性的下山路線」。東京一審法院裁決以：「春季山地一兩天前的天氣，

既難以正確地予測，且就下山路線而言，也難以究明有何過失」為由駁回其訴。

高院的森審判長首先指出：罹難地點為雪崩危險地區，當時因風雪吹襲，雪質不安定，已釀成易致雪崩的狀態。對於帶隊老師指正說：應避免進入上述罹難路線，而須俟風勢轉弱後從較安全的全的稜線下山為是。

他又說縱然要下山，一到橫斷危險地區，應停止開闢雪路工作（Lusce），拉開每人行進間隔，做繩索確保前進，不該漫不經心地開雪路前進，終致誘發雪崩。長野縣山岳協會會長田村宣紀表示：直到最近為止，登山界對於領隊的責任問題，從未曾認真研討過。就此次判決的結果來說，領隊被認為特別加重了其預見危險的義務。由是領隊的素養，不應僅就年齡、經歷等不著邊際的要件為取捨，而有就其他方面深入綜合評斷的必要了。今後無論領隊或隊員，雙方都應提升做為一個登山者的自覺才是（以上譯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信濃每日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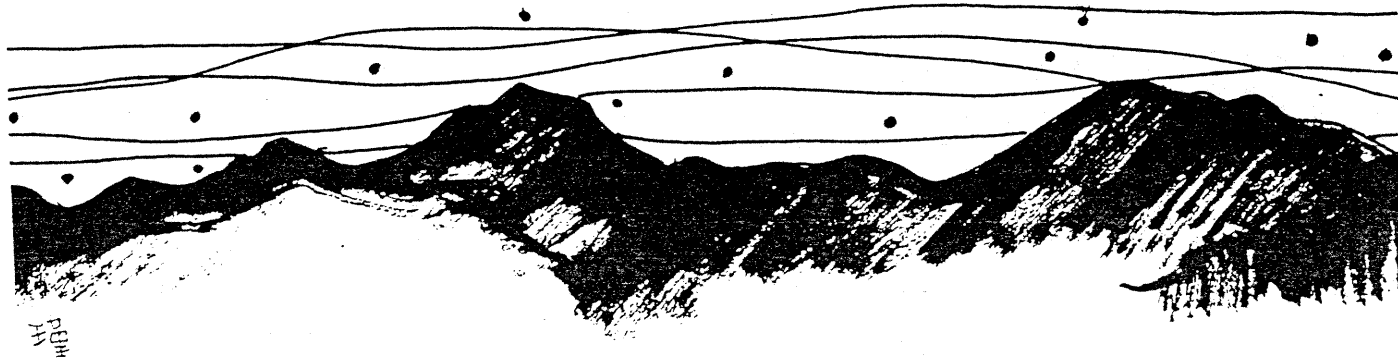
譯者記：就山難而言，領隊的責任問題從未曾如此大費周章地對簿公堂，乃至請求損害賠償。不僅日本如此，我國也不例外。頂多僅止於道義上責任而已。直到七十三元月間在南一段某校學生三人隊伍，因領隊自

行跟隨他隊先去，竟使年輕體弱（十六歲）失去照應隊員雙雙凍斃在雪山山附近稜線上；終而被繩之以法，一審判處徒刑，算是我國法庭初次對發生山難的領隊科處刑責。

就東京高院判決理由而言，述及應由較安全的稜線下山或組成繩隊確保行進等，顯見其確曾下過一番番苦心鑽研與深入了解的功夫；或許大都採納了專家的意見，令人折服。

就帶隊老師來說，他們之採行危險地段下山而未做適當的安全防護措施（如繩隊確保），究係因其身為領隊的素養欠缺而未能認識危險；抑或有認識危險的能力而漫不經心致生山難？頗值得探討。前者屬於登山學驗淺薄，對危險卻疏於注意，或深信其不致發生而貿然行之。雖然依動機與原因可分析出上述兩種，然就結果而言，仍無改於山難之發生。惟如能拉長隊伍間隔距離，至少應可減低罹難程度，則殆無疑問。

至於前述南一段兩名學生的山難事件，領隊之脫離隊伍先行，形同擅離職守，令人有「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的遺憾。這種棄之不顧，隨別隊（中原隊）他去的作為，與日本雪崩事件領隊之責任，在性質上、程度上、心態上迥然不同。身為領隊，如無勇於擔當重



責的意識形態，同行的隊員，不管願與不願，勢必相對地要負起相當程度的風險。

筆者曾於六十六年四月九日在中副指出：登山日記的扉頁中十二條登山守則的頭一條就是：「不要跟沒有經驗及缺乏責任感的領隊同行」。其中，經驗可以累積，修練與學習；惟有缺乏責任感是一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價值觀念問題，很難改變，因而愈形可怕。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正是最佳註釋。筆者就是更早在南湖中央尖之行時，有過這種痛苦的切身經驗，因而奉勸岳友們不可不睜大眼睛，慎選上材。

以上所舉中日岳界山難事件所起的領隊責任與刑責，雖有不同，然而領隊的學養、經驗與責任感，應變能力，其對全隊的安危關係重大，不言自明。特別是責任觀念，更關係到個人道德操守問題，因此無論就優先次序或所涉範圍，都應領先及涵蓋了法律責任。由此可見領隊個人品德修養問題之益形重要了。

### 漫談登山概念與社內異樣心態

曉原

登山活動輔助器材于現今之潮流之下，已日新月異

，但山難及遲歸事件發生之頻率，並未因此而減少。不管其因素為天抑或為人，可確定的，大部份皆是由於登山者未認清本身之能力，一錯再錯的決策行為，進而導致不可彌補之缺憾，在此文中，作者以登山隊伍之職司及社內現象發抒一己之見。盼前輩諸君，不吝指正。

領隊，乃一支隊伍之大腦，凡皆重大決策包括行進、長休息、紮營、攻頂、撤退、等，皆由領隊作決定，更須有危機及衝突處理的能力具備，故身為領隊，不但對自身能力要瞭解透徹，速隊員的心理、生理狀況也要有所掌握，決不能因為一己之私，強迫隊員作有害登山安全之舉。本人加入山社的時日不久，但忝為社內一大隊之領隊（奇萊主北），初嘗箇中滋味，深以全隊之安危為己任，唯因識見尚淺，純屬百出，幸蒙社內老腳之支持與協助，才能使活動圓滿達成。此次活動，攻頂日之天候不佳，在攻完北峰後，即下令撤回全隊，雖內心暗嘆活動未竟全功，但比起全隊能全身而退，攻頂與否，實微不足道。

領隊，乃支隊伍之靈魂之窗，凡開路、尋路、尋覓紮營地、休息點皆由領隊判定，但領隊的研判，決定，必時時與隊伍相契合，即不與領隊指導相違背，如在頭行進時不得與整支隊伍差距過遠（除非在安全考量下，領隊下令拆隊前進），在途中更應注意，一適當一休息以調節隊員體力，不以

個人體力衡量整支隊伍之行進力，記得自己在前幾次活動中擔任領隊，因未成熟的登山觀念，在前開路時，一味的前衝，不顧領隊的方嚮指正及隊員的體能狀況，使隊伍浪費許多寶貴之時間與精神，雖未釀成遺憾終生的災難，仍自承為登山生涯的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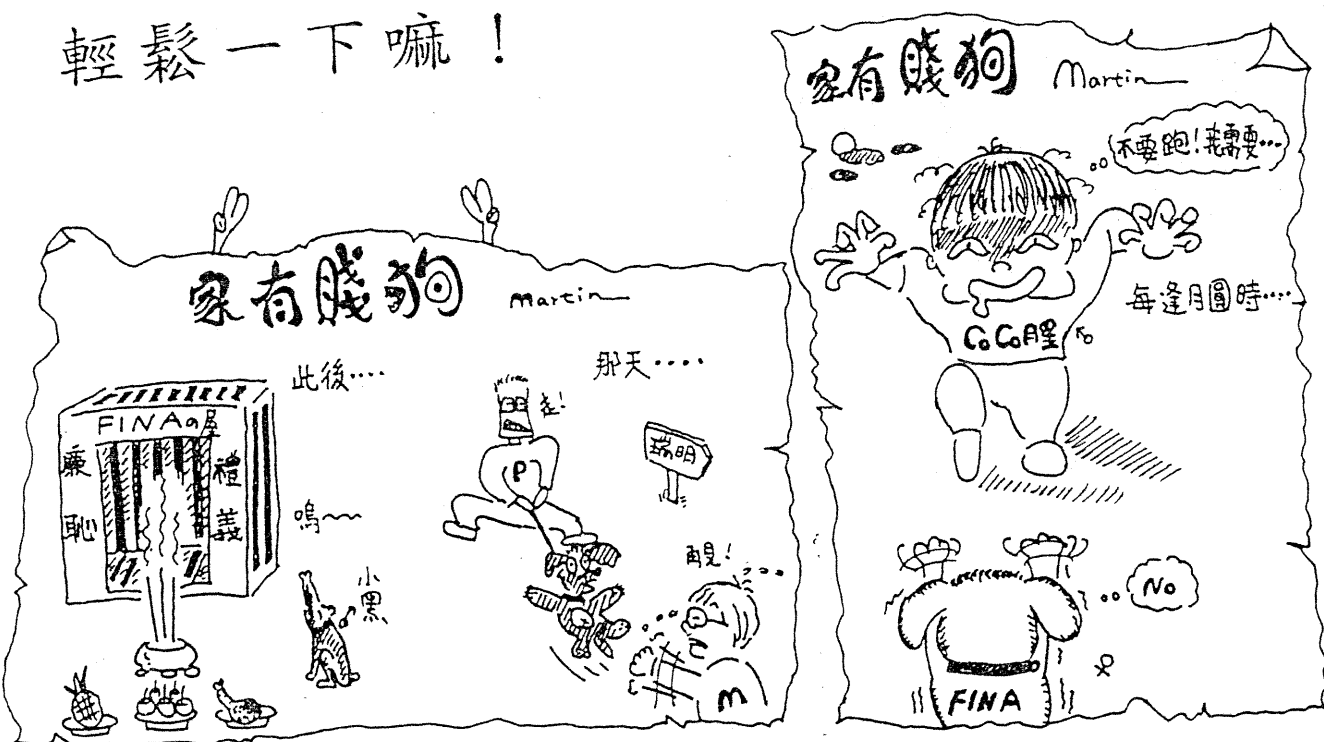
隊員，乃組成隊伍之所成員，在活動前，除應閱妥欲攀山區資料，更應在平常時刻鍛鍊自身體力，充實登山知識，以便活動時，可從容應付突發之狀況，在活動中，應服從、信任領隊，使活動順利進行，更應自動自發協助決策層，減輕其工作負擔。

現今社團之登山活動中，存在許多怪異現象：領隊謬估活動行程，對登山行程不瞭解，對自身之登山能力未能認清，作出逾越全隊安全之決策，還仍沾沾自喜；領隊私自離隊前行，不顧全隊安危，雖倖免於難，卻不知己在新進山胞心中，烙下錯誤的登山觀念，對山社往後之發展影響至鉅。東吳山社是大家的，誰都不希望山社會一蹶不振。以上諸點，或為社內之弊或為自身之盲點，盼與社內諸君共省。

山的領域是浩瀚無窮的，人祇是其眼中的一砂、一粟，渺小的過客。故建立正確之登山觀念及充實自己登山技能，乃當務之急，我們只能以謙卑的態度，去瞻仰、學習，才不致被大自然摒

於門外，在此以前望鹿野忠雄一凡人變異，唯山永恒一與諸腳共勉於山的世界中。

輕鬆一下嘛！



今年的冬天充滿了白色的回憶：那段雪訓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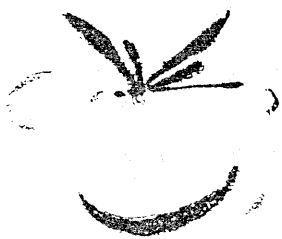
夜車中的歡笑，在抵達宜蘭車站後一直未曾停止。記得那一夜，紛亂的思緒隨著冰涼的夜風，飄得愈來愈高，清楚地浮現在自己的眼前。我不斷地想著這次的雪訓，不安的覺爬上了心頭，觸著地面的背脊似乎顫抖得更厲害了，每次抖動都像在搖動著我對自己的信心：我的體力可以嗎？是否可以符合猩猩的要求呢？決定要上山，對嗎？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忽地，一陣聲響驚醒了我，原來是位中正大學的山友，和他聊了三句，知道他想加入我們一起上山，有點佩服他隻身獨行。但之後經領隊決議後，基於許多因素的考量，拒絕了他的要求，這已是天亮之後的事了。

車子，台汽的，載著大伙往武陵農場，禁不住澈夜未眠，我睡得很沉，渾不知自己的急運就要來臨。當車子到達目的地，帶著疲憊的身子下車，吸了口在都市所寄望的新鮮空氣，心想：這或許是個好的開始吧！但一背起背包，籌一籌，心中不安感又襲了上來，檢查後才知道背包靠背的帶子斷了，想著教練猩猩曾說每人要照顧自己，而我亦是在豆花極力擔保之下才來的，怎知山還沒開始爬就出了大漏子，最後在○○○猩猩以克難的方式下勉強上肩，到登山口前，我一直無法加入他們的快樂中，或許他們不覺得怎樣，但我在乎，我自顧著對自己說。

猩猩、○○○猩猩、智障妹（淑金）在登山口等著我們，休息時上來了幾個護專的女孩，沒什麼感覺，聽她們七嘴八舌的讚著：好厲害呀！背這麼重上山呀……喧鬧一陣後，大家上背包往今天預定的七卡山莊出發，小之字形的上坡，作婷、貞斗、大金剛、千千，他們有說有笑走在前面，猩猩和○○○猩猩在後面聊天，他們走的很輕鬆；而我望著前方的山徑，似無窮盡的，但卻絲毫不敢放慢腳步，我不希望成為隊上的累贅，帶著壓力爬山，好辛苦呀！

## 我的第一次：

博欽



趣，我不想也不敢加入，對自己沒達到他的要求仍有愧疚的感覺還是睡覺好了。

早上，原本預訂要四點多出發，實際上，出發時已是七點多。走了一會兒漸漸覺得熱了，但是山中的涼風吹來，感覺十分舒暢。七卡山莊漸漸變小，終於消失在視線中，我們仍努力的走著，一路上看到許從前只聞其名而不見其「頭」的山頭，如：中央尖、四秀之山、品田、池有、桃山等，快到中午時遠遠的看見三六九山莊，十分可愛的在對面的山坡上，走了這麼久，看到可以休

七卡山莊，聽他們說有翻修過，雪訓隊員們，佔了較好的一邊，把較舊的一邊留給賞雪隊員，想想：鳥兒早起沒用，要飛得快，才吃得到較為肥大的蟲兒；這古怪的想法在我心中一閃而過，覺得頗為好笑。猩猩趁著天未晚時上了些繩結課，吃過飯後，寒意鑽入了厚重的衣裳仍有些招架不住。我和睦原、功全，在山屋外哈了幾支煙，唱了些歌，豆花和我們一起唱歌，但他不哈煙，本想分他一兩支驅驅蚊子，但覺得山上煙草寶貴而作罷。猩猩他們在屋內聊天，好像很有

息的地方，我想只能用可愛來形容。到三六九前，我們幾個沒來過雪山的，智障妹、信欽等，順便在路邊檢了一顆百嶽——雪山東峰，上面光禿禿的，不小心踢到個凸起物，原來是三角點，涼風和極好的展望，覺得不虛此行。

三六九的午餐，大家下些麵條來吃，D哥他們也在，領隊豆花的口誤讓我們多休息了幾分鐘，和D哥約定好在冰斗見之後，繼續前行，進入黑森林，開始覺得陽光其實很可愛，因為黑森林前段雖無積雪但已頗具涼意，找到一二處冰瀑

，猩猩說可用來練冰爪，我心中有些難過，當初因為怕重而沒帶冰爪，而今就少學到一樣。且猩猩又說今年雪況不佳，可能提早下山，聽到此話，就更難過了。上冰斗前遇到歐陽他們，黑森林的營地被他們佔了，不過他們不是飛得快的鳥兒，只是起得早罷了，他們已先來了一天。冰斗上，雪況果然不佳，找個沒雪的地方紮營隨便吃點東西，就鑽進帳篷聊天，這天我們帳篷的三人睡的很早，其餘九人在睦原他們的雪帳中聊得很開心，我、作婷、豆花，睡得很盡興。

愈走愈慢，終於……，我停下來了，雪被前面的人踩塌了，我用盡了力氣想上去，手拉著身旁的小樹，但是都沒用，我只是再將雪踩塌，並未前進，前面的停下來等我，看我像老電影的畫面一樣在原地重複著相同的動作，二人的眼光使我的臉紅了起來，身體也愈來愈熱……我放棄了前進的念頭，停下來，猩猩告訴豆花：或許我可以不上雪主。回去營地後，我們開始生火做飯，然後聊天，然後睡覺，然後第二天準時起床訓練，拔營下山，然後……，然後我告訴你們，我沒上雪主，這是我爬山第一次的撤退。

間之後起來，經過一陣混亂才開始，雪訓的課程，猩猩教我們以腳踏步到達訓練的地點，我因為體重和雪鬆的原因漸漸落後，他們在定點練習腳踏步，而我和豆花慢慢地走過去和他們會合，猩猩教我們許多冰上的動作，如滑落制動等，整個冰斗上只有我們三人，我的動作和身上那件雨衣一樣，又大又拙，而其他的人好像武俠小說中練過輕功的人，十分輕巧覺得自己很沒用。這是我頭一次在爬山時有這種感覺，中午在練習地附近休息，猩猩建議因雪況不佳，下午先上雪主，明天再做些訓練，然後直接下山，大家有鑑於冰雪無情，凍澈心肺，都想早點下山，所以皆表贊同。我望著雪主，天呀……真的要我去嗎？他，真的很高，好吧！硬著頭皮上吧！雖然我的腳踏步沒練好。一行人緩緩的上升，我走在後頭

後記：撤退並不可恥，真正令人難過的是我沒勇氣堅持下去，很多人告訴我以前他們撤退的原因，而我發現自己之所以撤退，並不是像他們說的那樣，而是我沒有勇氣、信心，這真的很糟，若是對自己沒信心，技術再好也上不了山頭，自己對自己都喪失了信心，又如何讓別人對你有信心呢？寫這篇文章，或許對山社中的老腳們無啥用處，但對於剛入社團的新生們，奉勸各位對自己有信心點，其實實際生活亦是如此，惟有自己對自己充滿信心，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另外，謝謝○○○猩猩和豆花帶我下山，和你們一起坐在山坡上看大霸和海，是生平一大樂事；謝謝睦原的鼓勵令我不再沮喪，你告訴我的，使我獲益良多。